

战争文学经典重译系列

Солдатами не рождаются

军人不是天生的

[苏] 康·西蒙诺夫 著 赵桂莲 万丽娜 吴艳萍 译

东方出版社

★★★★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



军人

不是天生的

〔苏〕康·西蒙诺夫 著

赵桂莲 万丽娜 吴艳萍 译

上卷

Солдатами не рождаются

東方出版社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距今已经 60 年了。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受害国、参与国和胜利国之一，我国人民和军队为抗击法西斯主义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做出了巨大牺牲，最终取得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为了记录人类历史上的这场巨大灾难，再现先烈们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者而谱写的英勇诗篇，纪念这场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胜利，我们精选出了反映正义之师英勇抵抗并最终打败法西斯分子的战争小说，编辑成这套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丛书，以此表达我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纪念，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军队做出的牺牲和取得的胜利的崇高敬意。

丛书第一辑有苏联作家康·西蒙诺夫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和他的另一部长篇《日日夜夜》，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和《一个人的遭遇》，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曾获得“苏联英雄”和“俄罗斯英雄”称号的著名独臂飞行员伊·安·列昂诺夫的自传《独臂长空》，以及讲述在中国流传甚广的女英雄卓娅故事的《丹娘——一个游击队女英雄的故事》。这些书从不同侧面记录和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和军队前赴后继、顽强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真实和精神风貌，成为反映战争真实、激励后人顽强战胜各种困难的宝贵文献或艺术珍品。希望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读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

2005 年 3 月

目录

军人不是天生的



Jiaren bu shi tian sheng de

上 卷

第一章	3
第二章	23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2
第六章	107
第七章	135
第八章	150
第九章	170
第十章	187
第十一章	204
第十二章	228



第十三章	237
第十四章	251
第十五章	273
第十六章	295
第十七章	313
第十八章	330
第十九章	353
第二十章	366
第二十一章	395
第二十二章	412



下 卷

第 一 章	435
第 二 章	467
第 三 章	492
第 四 章	512
第 五 章	530
第 六 章	546
第 七 章	558
第 八 章	574
第 九 章	588
第 十 章	615
第十一章	633
第十二章	658



第十三章	676
第十四章	704
第十五章	729
第十六章	752
第十七章	775
第十八章	800
第十九章	825
第二十章	849
第二十一章	865
译后记	882



上
卷

第一章

各团团长在师长这里迎接新年之后，分头散去了。最后一个离开的是三三二团团长巴拉班诺夫。谢尔皮林意味深长地同他握了握手，意思是说：“我知道，你还想补充点儿什么，可是不用多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巴拉班诺夫？”

尽管他非常想把这些话说出口，但还是忍住了。人家毕竟是团长。如果总让人家觉得你不信任他的良心，他很有可能把最后剩的这点良心也丢掉了。

客人们是在参谋长皮金上校的掩蔽部里接待的。这里是所有掩蔽部中最宽敞的一个，床边还挂着参谋长妻子寄来的挂毯。送客人时，谢尔皮林与皮金和政治部副主任、团级政委别列日诺依三个人穿上大衣，走到户外。

“23点整，”——皮金卷起袖子，用手电筒照了照手表，说道。“迎接新年的第一步按计划完成了，没耽误。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以前，他们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团里，痛痛快快地喝酒了，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我还是希望有些人喝起酒来能够节制一点，”谢尔皮林说，“真为巴拉班诺夫担心……”

“没关系，列瓦绍夫会阻止他的。”别列日诺依说。

“是吗，你的列瓦绍夫会阻止他！”

“怎么了，硬对硬……”

谢尔皮林没有回答：他既不想争论，也不想说什么。他只想在寒冷的高空下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感受它的高远和庄严。

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听见风吹积雪的簌簌声。从这里望不见伏

尔加河，它在左翼战线后面很远很远的冰天雪地之中。可是，谢尔皮林仍然能在想像中感觉到它——感觉到它的寒气、它的辽阔，河对岸绵延着一望无际的雪地，雪地上有几条被狂风吹得盖满了雪的道路，还有一条细得如掉在雪中的黑头发一样的单轨支线，这条支线从红库特通向厄尔顿，那里是大后方，军医院，军医院……

前面是斯大林格勒，德国人最终也没能占领这座城市，而现在已经被我军包围了六个星期。在那边结冰的凹地里，驻扎着德军 22 个师，他们据守长达 200 公里的环形防线，蹲在那里等着！谢尔皮林清楚地知道被包围的那些人能等到什么，他们在等待我们的轰击，等待救援，等待突围的命令，等待奇迹，等待死亡——仅此而已。

我军在 11 月和 12 月的战斗之后，已经有两周多没有轰击了，没有轰击，一直在做准备工作。今天，这个新年的前夜，这里，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部，战争看起来动静不大。前沿阵地上孤零零地爆炸了一发迫击炮弹，打了一梭机枪子弹。后来，德军内部发生了一次猛烈的爆炸，爆炸声隐约地传来，好像一声远方的叹息。接着，一切又重新归于平静。

整个战争的规模之大，甚至难以彻底想像出来。但是谢尔皮林倾听着他的师驻地的一片寂静的同时，心里很清楚：今夜对于那些正在进行主力战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在南方，通往罗斯托夫中途光秃秃的草原上；或者在西南方，也是草原，在塔秦斯卡亚近郊；或者在此刻正拦断离此 300 公里的德国人后方的沃罗涅日战线上，切尔特科沃和米列罗沃两地附近。

那里在进行战争，弥漫着汽油味，烟子味，燃烧的铁味和火药味。坦克履带发出“喀喀”的响声，机枪“突突”地扫射，不时有人倒在雪地里，在火力下又撑着胳膊肘和膝盖爬了起来，他们嘶哑



着嗓子喊着“乌拉”，骂着粗话，倒在雪地上时轻声地唤着“妈妈”，向前走着跑着，身后烟熏的、脚印凌乱的雪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斑点一样的皮袄和军大衣。

对于今天战事正酣的人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除夕之夜：他们干脆把它给忘了。

谢尔皮林是个军人，他知道战争中不能东奔西跑地寻找战争最激烈的地方，而应该静待时机的到来。他现在不能挥师开到震撼南俄罗斯平原的大地震的正中心去，尽管他的头脑很难应付这样的想法，可他的心却感觉到了那里传来的庄严而可怕的震动。这一点可以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听出，经过了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谢尔皮林说：

“是啊，我们这儿还是一片寂静……”

“在这样的夜晚，我们也不该沉默，我们应该战斗！”别列日诺依说。

“好啊，那你就上前线用机枪扫射吧！至少在政治报告上能写上这么一笔：积极的军事行动，我们战斗着，我们没有沉默，我们没有丧失斗志……”——谢尔皮林嘲讽地说。

别列日诺依的话激怒了他。人们竟还保持着这样愚蠢的习惯：他们到了前线，即使此刻那里恰巧毫无战事，也非得开火引起对方的回击不可，好像嫌战士们经受的考验还不够似的。别列日诺依管这种行为叫“提高积极性”，可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孩子气罢了。而且按年龄也不该这样：马上就40岁了！不应该以自己 and 别人的生命危险为代价来证明你勇敢！

“我是这个意思吗，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别列日诺依差点发起火来，但忍住了。

“那你指的是什么，马特威·伊里奇？”



“我只是一般地说说……”

“什么叫‘一般地’？你莫不是建议今夜就进攻？怎么，由我们通知司令部，还是自己先发动，然后再让他们进行配合作战？”

“你怎么老是盯着我不放，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难道是因为过节？”——别列日诺依回了一句。

“我老盯着你，我亲爱的朋友，那是因为我昨天在司令那里开会的时候，就听到过这个绝妙的点子，主张今晚要闹上一阵，让德国人过不好年。同时，自己也过不好年。我当时一听就反对。我说如果想利用除夕之夜进行正式进攻，这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只是想闹上一阵，那就应该替自己、替我们的战士多考虑考虑了，不该破坏了这么一个除夕夜。再说，德国人比起新年来，更重视的是圣诞节。倒是圣诞节应该闹上一闹。还好，军委支持我的意见。可是刚把上面顶回去，你又从下面冒了出来。”

谢尔皮林在黑暗中微笑着拥抱一下别列日诺依，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看在过节的分儿上，别生我的气，不然咱们要吵一年了！来，再看看是否各处都按兵不动。司令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各师的师长。”

“两边的邻居暂时没动静。”皮金说。

“他们两个在巴丘克那儿都没吭声，”谢尔皮林说，“直到扎哈洛夫表示支持我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时候，我才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出，他们也是希望按兵不动的。”

“他们可不想因自己的反对意见败了巴丘克的兴。”皮金挖苦说。

“你以为我想吗？”谢尔皮林说，“大家一样都是人，我也是坐在那里等着，也许有谁能首先提出来。”

“已经 23 点 10 分了。”皮金又用手电筒照了照手表，说道。



“我看你是天不怕地不怕，一会儿就要开上汽车大灯了……”

“嘿，他们现在才顾不得这个呢！”皮金向德军的方向挥了挥手，“咱们回去吧？不然冻僵了……”

“欢迎到我的掩蔽部去，”谢尔皮林说，“咱们听听新年钟声，喝喝茶……”

“你们先去吧，我马上就到，”皮金说，“我去取一样东西。”

他转身走向自己的掩蔽部，谢尔皮林则带着别列日诺依来到自己的掩蔽部。

“普季津，给我们弄壶茶来，”谢尔皮林一边同别列日诺依穿过掩蔽部的前室（他把这里戏称为‘澡堂更衣室’），一边对自己的传令兵说。

“澡堂更衣室”里放着一张普季津的木床，上面挂着一块油布雨衣，这里还砌着一个自制的炉灶，灶面伸到掩蔽部的另一间正房里。

“怎么，真要喝茶吗？”两人在桌边坐下后，别列日诺依问。

“真的。除非皮金打破我的计划。刚才我当着他的面批评你，没生气吧？”

“当着他的面和不当他的面有什么区别吗？我和皮金在各种场合下打过无数次交道，我们之间没什么可保密的！”

“就算是这样吧。”谢尔皮林说。

可他心里暗自想：如果不是别列日诺依最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才不会问他生不生气呢。别列日诺依以前是师政委，颁布了单一指挥制后，成了副教导员。谢尔皮林坚定地认为这种指挥制的颁布是正确的，他只是作出了总结，肯定了战争中实际形成的局面而已。如果说它在某些地方改变了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改变的只是那些由指挥者的弱点或者双方的不了解所引



起的对战争不利的地方，现在的战争可不是诺夫哥罗德的市民会议！幸好，他和别列日诺依之间没有这样的事。可是谢尔皮林仍然感觉到了：别列日诺依深深地为这个从年轻时就习惯了的“政委”这个美妙的称号而感到惋惜。就是关系再好，职务上的变更也不能不使他感到痛苦。

不知是别列日诺依猜到了谢尔皮林的心思，还是自己想到了这点，他在桌子旁边刚坐下来，就说：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少操心一些，别怕会刺激担任新职位的我。要知道，我们这些政治工作者总是最后考虑自己的职衔！”

“此话该怎么理解？”谢尔皮林问，“你们政治工作者是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斗士，而我们指挥员一心为了官衔和名位，是这个意思吧？”

“这是另一码事了，这回我可知道你啦！”别列日诺依笑着说，“往后咱们就这么谁也不让谁吧！怪不得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你老是我当成孵化器中的小鸡裹在棉花里。”

“还裹在棉花里呢！”谢尔皮林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突然问了一个很久以来想问的问题：“你们这些副教导员对自己的新职位有什么感受？”

“没什么。既然是党的命令，会接受的。”别列日诺依说，“只有列瓦绍夫一个人找我谈过话，他请求一旦授予新的职衔，就给他一个作战职务。他不想担任巴拉班诺夫的副手，他们之间就像猫和狗一样不相融。怎么样，他能成为一个好营长！”

“也许吧，可能比营长再大一点儿也行，”谢尔皮林沉思着说，“团里少了这样一个政治工作者真可惜。如果巴拉班诺夫留在团里，那就更可惜了。”



“他留下来吗？”

“别戳我的痛处了。你知道，有人要求我用他！一个人要是做了让步，没有把问题直接提出来，那么他夜里都不会睡好觉的：他的罪恶感何处排解？带着自己最不信任的团长发动进攻，我的心里总是别别扭扭的。”

“别沮丧了，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别列日诺依说，“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师，一个巴拉班诺夫坏不了多大事的。”

“说是这么说！”

传令兵端来了茶壶、泡好的茶和杯子。

“事情是这样的，政委，”谢尔皮林等传令兵出去之后说，他已经习惯这样称呼别列日诺依，“用了巴拉班诺夫，我生自己的气。开始几天我仔细观察他，还幻想着司令对了而我错了。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他还是个酒鬼！还有什么希望呢！你觉得怎么样，再浓一点儿？”

“浓一点儿吧。这样的谈话之后还真是只想喝点茶。”别列日诺依笑着说。

“皮金来了，”脸朝着门坐着的谢尔皮林说，“你拿来什么了？”

皮金脱下皮袄，郑重地把一瓶香槟放在桌子上。

“没想到啊！”谢尔皮林说。

“我自己都很惊讶啊，”皮金靠桌子坐了下来，“还是在我生日的时候太太托人捎来的，我愣是留到今天。怎么样，打开吧？”

“等到12点再喝吧，”谢尔皮林说，“你先把茶喝了。”

“那就等着吧，”皮金说，“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你把那份给我们念的总结拿出来，我想亲眼……”

谢尔皮林把手伸到单军衣的口袋里，掏出几页密密麻麻写满字的、字体清楚的纸来。这是一份从莫斯科发来、由师里的无线电兵



记录的《我军第六星期进攻总结》。今天迎接新年的会议就是以宣读这份总结开始的。后来把它印了好多份，在各团长离会之前分发给他们，要求各团各营连夜尽可能地多印一些，在早晨军报送到之前送到每一位战士的手中。

谢尔皮林根据自己的感受判断了印象的力量。世界上没有一项工作能够像战事这样把一个人完全吞噬。当今天第一次阅读，还不是大声朗读，而是自己读完六星期战斗总结时，他感觉到了事件全部的、真正的规模，这种规模平时被从早到晚充满师长头脑的一堆日常事务遮盖了。他的师只不过是最近六星期来进行的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的真正大行动的一小部分。不过这种感觉却跟自卑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相反，这是一种备感高尚的感觉，觉得自己虽然小范围地但却无疑地在参与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现在意识还容纳不下，但以后它就会成为这场伟大而可怕的战争的历史。

为什么是以后呢？即使现在也已经是历史了。

“拿去，再读一遍吧。”谢尔皮林说着，推开茶杯，把那叠纸递给皮金。

“‘由于我军成功的突破和进攻，斯大林格勒地区以下部队被围：第十四、第十六、第二十四德国坦克师，……第七十一、第七十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四、第一百、第一百一十三、第二百九十七……’”皮金读着，谢尔皮林将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仔细地听着，好像第一次听见一样。

皮金读着被包围和被击溃的德军师团的番号，被击毁和被缴获的大炮、坦克、飞机的数量，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行军的公里数——他们原来在斯大林格勒以南、以北、以西，在顿河上游和中游，在卡利特瓦河和契尔河，在顿河区和卡尔梅克的冬季大草原……

